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

華亭

卷九

梁姓蕭氏四

○雷氏云

海州

敬梁

壬午

高祖武皇帝衍改天監

字升達南蘭陵都里人與齊

父順之為丹陽尹母曰張氏生帝狀兒奇偉日角

龍顏頊有圓光身不映日受齊禪後酷好佛法降

將侯景反叛舉兵圍帝于臺城斷食而崩于淨居

殿壽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或問曰梁武終身

奉佛然困殍于臺城佛法之驗其在何也答之曰

有是疑乎有是謂也且夫人之性命性定焉苟

往世之業會矣豈今生之善哉故文中子曰齋

戒修而梁國危非釋迦之罪也緣行齊廢帝之愆

值侯景臺城之困業

理既昭惑疑遣矣

道家太清經及眾醮儀十卷乃梁時陶弘景妄造

未癸

武帝詔曰大士寶誌迹拘塵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
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聾聞以上談其隱
淪則遁仙高者豈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
外任便宣化帝一日問誌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
之荅曰十二帝問其旨云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
中帝益不曉他日更問國祚有留難否誌指其頸示
之帝曰朕享國幾何荅曰元嘉元嘉帝喜以為倍宋
文之年時革命之初帝臨政刻急誌假帝神力令見
先君受極苦於地下由是卹刑嘗詔畫工張僧繇寫

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既而以指鑿面門分披出
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
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沂流而上誌以杖引之隨杖
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雕誌像頃刻
而成神采如生帝悅以安內庭時法雲雲光二師俱
有重望每講法天輒雨華帝疑其證聖夜於便殿焚
疏請誌偕光雲三大士齋翌日誌獨赴而光雲俱未
知帝由是益異其禮又嘗與帝登鍾山之定林寺指
前獨龍窰阜曰此為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
曰先行者得之至十三年大士示寂帝憶其言以金

二十萬易其地建浮圖五級其上鎮以無價寶珠勅
王筠勒碑葬日車駕親臨致奠大士忽現於雲間萬
衆懽呼聲震山谷自是道俗奉祀奇瑞顯應為天下
萬一凡大士所為祕識偈句多著南史為學者述大
乘贊十篇科誦十四篇并十二時歌皆暢道幽致其
旨與宗門冥合今盛傳于世

是歲帝妃郗氏者初生有赤光照室器皿盡明及長
性明惠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靡不閑習宋齊間
諸王求婚父曄皆不許後以適帝生三女帝為雍州
刺史而妃薨其性酷妒及是化為巨鱗入于後宮

夢於帝帝体将不安鳞輒激水騰涌或現龍形光彩
照灼目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置銀轆轤金瓶灌
百味以祀之帝畢世不復議立皇后云

甲申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帝率道俗二萬餘人升重雲殿
親製文發願乞憑佛力永棄道教不在崇奉略曰經
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一切散善不得為喻弟子
蕭衍比經荒逞耽事老君累葉相承染此邪法今捨
棄舊習歸仗正曰願使未來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
化度含識共證菩提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歸
依老子暫得神仙陟大乘心永離邪見正願諸佛證

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十一日勅門下曰大徑中說九十六種唯一佛道是其正道餘皆邪也朕捨道以事諸佛正內之道公卿能入此擔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

具載如弘明集

是歲詔隱士何點點以巾褐入見帝帝賜之酒特除侍中點前席將帝須曰乃欲臣老子耶固辭不受復詔何胤胤謂使者曰吾年五十七矣月食四斗米不盡那復有宦情耶帝知不可致有旨給白衣尚書

六

胤苦辭晚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將終夢天女六十餘人列于前及寤猶見之如故即具浴儼衣冠少頃而卒何氏自晉司徒克宋司徒尚之並建大義伸明佛法累葉遵承至胤姪侍中敬容而止

丙戌

五年帝注大品臣僚命法師法雲講之雲辭疾不赴帝遣使強起之曰將異流通非高德無以憑也雲始從之雲最有譽當世雅為昭明太子所敬儒釋兩優為天下第一

魏改永平

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

戊子
巳丑

魏朝專尚釋氏不事徑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以
為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間未嘗廢書先帝行師
還都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輟故也陛下升
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徑治世之
楷模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
俱周真俗斯暢時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
三千餘人魏主別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
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
二百萬

十年詔法師僧旻入惠輪殿講楞嚴經帝臨聽公卿

畢集有旨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妙選奇傑番次主
之時以旻為第一當講日聽者傾都堂無容足名士
劉葉嘗謂旻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弘義多伸儒旨旻
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論若貧道初
不以儒釋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沙門道超者頻年力
學慕旻公之講誓欲齊之夜夢神告之曰旻公毘婆
尸佛時預宣法化君新發意者何能類之第自求成
名不必苟齊也旻性謙冲不恃能矜物一時公卿道
俗咸推仰之

震

魏改延昌

十一年有自命寶亮法師授涅槃義疏帝為之序畧
曰離文字以設教忌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
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返八邪而歸一味則法雨
降而焦種受榮惠日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排憤吐
真實之誠言雖復三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
問參差異辯方便勸教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
途佛性開其有本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旨非曰非
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
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則
金墻玉室豈易入哉

癸巳 下詔曰夫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肉省食絕欲
天下水陸不令蒐捕又勅太醫不使肉藥公家織官
錦帛並斷又造漸酒肉文及著淨業賦

甲午 天監十三年誌公和尚示寂

是年特進沈約卒約字休文婺州東陽人左目重瞳
腰有紫誌少為書生名聞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
清癯時謂沈郎瘦甚為武帝所重官業具南史嘗出
意撰聲律以革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約甚精佛
理著中食論理趣甚高其略曰人所以不得道者由
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

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易三則甘
旨肥醲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畧刻之累妖妍靡易
方之已深甘旨肥醲為累甚切萬事紜紜皆三者之
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乃為之
法使簡而易從若也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
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之之旨而
事難卒後譬如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湍
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靡久而獲至非不願
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事宜有端何則食之於人不
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

過中
不食

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
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易之欲無由
得前榮名無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食
此蓋是遣累之筌罽適道之捷徑而惑者咸謂止於
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又嘗著設會謂
意謂如來在日衆居伽藍不置食具時至則分衛持
鉢以福衆生今之僧徒一皆違廢不止不持中食甚
者甘腴厨饍豐美飲食或遇請召得蔬蕪之具莫不
饗感以為不能甘也此豈有志於道哉其論略曰出
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炳然不許立厨帳并蓄淨人

今既取是官寺行乞事廢或有持鉢登門便呼為僧
徒鄙事既為眾所鄙耻不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
寔將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由淨飯王子轉輪之貴
持鉢行乞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
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行乞受請二事不殊今不復
行乞又不赴請則行乞之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
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陸地矣約有文集百餘
卷行于世

是年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二寺極土木之美而永
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如中人者又十軀為淨圖

九級築基下及黃泉其高九十丈上立刹復高十丈
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餘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
門僧房千楹玉珠錦綉駭人心目未幾雷電火蕪其
塔遠近咸見焮焮中有塔升空而沒後月餘有自東
州來者云此日見塔乘空飛海上而望海者時亦見之

魏孝明帝

詔宣武次子六歲即位胡太后臨朝在位十二年十九歲崩葬定

陵改照平

魏改神龜

會稽沙門惠皎以寶唱所撰名僧傳頗多浮汎曰著
高僧傳十四卷始元漢永平十年終于是歲凡四百

丙申

戊戌

巳亥

四

通華九卷
五十三載二百五十有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略為十例其自叙曰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寘德適時則名而不高茲馬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世以為確論

釋僧朗者常誦法華風度凝遠飲啗不常每出一狗一猴隨之日循乞得飲膳即置木盂中食畢舉其餘以飼猴狗善作龜藏或時手足頭頸俱縮不見又嘗登舟初無篙力朗坐其中猴狗馴側舟自汧流而上法師道英初隱太行山禪宴樹枝縈結如蓋覆之居

久之棄去行龍臺澤觀游魚愛之即解衣入水宴坐深淵七日而出又嘗隆冬觀嚴冰愛其瑩澈就卧其上信宿而起晚居蒲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至真如門奄尔氣絕衆意其逝矣有都講識之即謂衆曰此入滅盡想耳三日乃甦矣

改普通○魏改正光

普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稟受歸戒妙選德行尤異者為之師朝議以惠約法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巳帝行問道禮稟約為師授具足戒方羯磨次甘露降于庭有三足鳥二孔雀歷階

馴伏帝大悅賜約別號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處之而帝座其側凡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沙門雖在耆艾亦重稟授獨法雲公曰吾既戒矣其可以佛法為人事耶於是議者高之時有達禪師者得水觀三昧每入此室有窺之者唯見清水凝滯滿室沙門道僊從達遊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焉

帝留神法門時釋子多縱率主僧懦不能制帝患之欲自以律行僧正事詔下京城大德無敢議者獨歲法師以為佛法淵博非一人能盡之執不奉詔帝訝

之召入光華殿問狀歲面陳大旨秉執有據帝不能奪遂從之歲退謂諸僧曰上以佛法為已任誠當推順然衣冠家子弟十輩猶不能俱稱父意今糝雜五方之衆而以一已好惡繩之戒律將廢矣諸君不慮此何也法雲公歎曰教理深致未能多謝一日之事良可愧服

帝自受具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每亦恣僧游覽獨禁御座而已歲公一日昇殿登之左右呵止之歲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愧此座倘見殺不慮無受生慶帝聞置之弗罪歲少時遇相者曰法師壽不過三

釋道
魏評

十一歲歲懼日誦金剛般若至期夢前人復來告曰法師以般若力故壽倍增矣又嘗夢維摩詰降其房與語臨別以素塵尾遺之而去歲自是玄隸日新矣魏正光元年孝明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中時道士姜斌沙門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按開天經云老子西入化胡克侍者明是同時曇謨最曰老子當周何年而生斌曰定王三年生簡王四年仕於周敬王四年年八十五西入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誕生穆王五十二年滅度自世尊滅度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

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游則世尊示寂已四百二十五年矣據此相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於佛迥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備一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卜乎最曰佛是衆聖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筮自餘小聖雖曉未然必藉著龜方通休咎時侍中劉騰宣勅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偽

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寔洎公卿士夫百六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既瀆先師又罔聖聽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三歲菩提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曇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為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峩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

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升玄飛步之徑五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精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思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藥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禮及張陵授道於鶴鳴曰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宮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不得輒

觀至於化金銷王行符勅水竒方妙術万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灾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于晉後者云登僊伊闡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誅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久之大祖意少憊乃止

魏用正光曆

鑄鐵錢民盜鑄者多物價騰踊

魏改孝昌

壬寅
癸卯
乙巳

丁未 改大通上幸同泰寺捨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天竺南印度國香至王第三子也王薨師出家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回問我既得法宜化何國多羅曰汝得法已俟吾滅度六十餘年當往震旦國闡化曰彼有法器堪繼吾宗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多羅曰汝所化方得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彼有劫難水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南方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懷悽暗度江日下可怜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為識至多羅示寂師演化本國會其

姪異見王者輕毀三寶師遣其徒波羅提微現神力
攝化歸正師以震且緣熟即別其衆而異見王枉駕
見師曰告之曰當勤修福行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
九即回王泣曰殊既有緣在彼非吾所留唯願不忘
父母之國事畢早回遂具大舟實以衆寶王躬率臣
僚送至海濱師同商馭舟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
館之以表聞奏有詔迎見師入朝帝問朕即位以來
造寺寫徑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以並無師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回雖有非實
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明躰自空寂如是功

德不於世求帝曰何為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
曰對朕者誰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遲留數日遂度
江之魏止於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而巳有僧神光
者回神入叢起來見師師端坐不願會天大雪光立
雪中至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求何事
耶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
上妙道曠劫難逢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
徒勞勤苦光聞誨勵喜不自勝即以利刀自斷左臂
置於師前師曰諸佛竅初求道重法忘身汝今斷臂
吾前求亦可矣光承其言即易名惠可復問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
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
得師曰與汝安心竟久之為可等略辨大乘入道四
行其辭曰

夫入道多雲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理入二行入理
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
想所覆不能顯了若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
聖一等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則與理冥符無
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者有四一報冤行
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謂報冤行者凡修

道人若受苦時當念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
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夙殃
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怨恨
作是觀時與理相應躰冤進道故名報冤行隨緣行
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
勝報榮譽等事皆是過去夙回所感緣盡還無何喜
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名隨
緣行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智者悟真安
心無為萬有皆空無所希冀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
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息念無求故經云有求

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求真為道行故名無所求行
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回之為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
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信解
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躰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
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為無垢稱化衆生
而不取相此為自行亦復利人莊嚴菩提之道檀施
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名
稱法行

大同元年十月師將示寂道副及總持道育惠可等
侍側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曰如
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
肉尼總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
不再見師曰汝得吾皮道育禪師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大師惠
可即禮三拜復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願謂可
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
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可跪
受其衣願聞指示師曰內傳法印以契真心外付法
衣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謂吾西土汝乃此
方憑何得法以何為證或遇難緣但出此衣用以表

信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餘年不止不傳法周沙
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闡化勿輕未悟一念回
機便同本有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
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付
與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吾自離南印來此東土見
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逾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
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其徒往
禹門千聖寺有期城太守楊銜之問曰西天五印師
承為祖其道云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
祖銜之曰弟子素奉三寶而智惠昏蒙願師慈悲開

示宗旨師以偈答之曰不觀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
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明
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銜之聞
偈乃稽首曰願師慈忍久住世間師曰吾化緣已畢
傳法得人吾即逝矣是日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
熊耳山定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遇師于葱嶺
手携隻履翩翩獨邁雲問師今何往曰西天去及雲
歸朝具言其事門人啓壙唯空棺隻履存焉梁武帝
聞師顯化始末如此遂親撰碑刻石于鍾山

論曰昔嵩明教著傳法正宗記稱達磨住世凡數

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意生身非分改生死所拘
及來此土示終葬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住壽固
不可以世情測也傳燈錄云師以九月二十一日
至廣州刺史以表聞奏帝遣使賫詔迎之師以十
月一日至金陵然自廣至金陵三慮三千餘里將
命者往而復師方啓行豈以十日之間能歷三千
里乎又謂魏孝明帝欽師異迹三屈詔命師竟不
下少林及師示寐宋雲自西域還遇師于葱嶺孝
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九年
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師以十月至梁蓋師

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及其子即位未幾為尔朱
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
莊殂又五年而分割為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
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
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舊
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
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
已此乃實錄也又謂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毒
害師師遂不救嗚呼甚哉光統流支法門龍象詎
能尔乎是皆立言者悞也雖然吾宗從上來事昭

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二祖禮三禩後依位而立當
尔之際印塵劫於睡息洞剝海於毫端直下承當
全身負荷正所謂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入此門來
不存知解者也抑烏有動靜去來彼此時分而可

辯哉

戊申

魏莊帝子攸

獻文之孫彭城王第三子是年二月孝明為胡太后鴆之時尔

朱崇立帝即位二年改元建義求安二號後復欲篡送求九錫九月入朝帝知召崇

手殺之其弟尔朱兆率兵向洛立東海王曄改元建明十二月殺于攸空官百日兆

又以曄疎遠殺之而更立孝文之姪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

改中大通

九月上幸同泰寺舍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回宮

十月上幸同泰寺升座講涅槃經十一月講般若經

是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太子諱統字維摩天監元年

生於霸府三日而建康平識者以為天命所集幼聰

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八歲

於壽光殿講孝經名儒重臣畢集座側太子詞吐華

暢淵源無滯皆欽服以為聖童年十二於內省決獄

剖斷平允自是數使聽訟賴活者不可勝數性慈孝

美容止讀書數行俱下過目憶誦無違帝既留心內典

躬自講說太子亦天性好佛凡釋部經論披覽略徧

於東宮別立惠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撰次
法事儀注及立三諦等義世咨美之母薨每哭輒動
絕水漿不入口帝勅左右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所
制不勝哀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即可強
進飲粥太子奉旨始進粥體素肥腰帶十圍至是減
削過半帝尋委以軍國政事太子處決無留滯引納
天下奇材賞愛無倦東宮有書凡二萬餘卷群賢畢
集文雅之盛由晉已來未之有也嘗游後池乘綵文
舸摘芙蓉以嬉姬人蕩舟沒溺而出感疾動股恐貽
帝憂不以聞遂薨天下哭之如喪其親焉

劉勰者名士也雅為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
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裕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
為之序定林寺藏經即其銓次也中書令沈約絕重
其文常置几案間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
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須自誓帝嘉之賜
法名惠地

安史王朗改中興

十月高歡起兵信都討尔
朱氏乃奉太武玄孫明行

至芒山既平尔朱屯以朗疎遠又以恭英
殺難荆乃幽之假安史王詔奉之文曰孫

位修即

節閔帝恭改普泰

是年安史王節閔
帝皆為高歡所殺

右魏自太祖登國丙戌凡十二主百四十七年至梁中大通而分東西之焉

西魏孝武修改永熙字孝則孝文之孫廢平

節閔而立帝歡有不臣之跡帝欲除之欲

竟幸兵內發帝恐奔長安依關西大都督

癸丑大通五年義烏雙林大士者姓傅氏名翕法號善惠

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為室生二子普建普願嘗有

西域沙門嵩頭陀者見大士曰吾與汝毘婆尸佛所

同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歸曰命臨水觀

其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鞴之所多純錢

良醫之門只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居無幾常

壬子

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身大士喜曰吾

得首楞嚴三昧即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五萬以設

法施會遂於松山之頂曰雙檮樹剎寺而居故名雙

林日自營作夜則行道有偈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

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復一日於山頂繞連

理雙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後唯釋

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是年正月十五日

遣弟子傅晔致書於朝其辭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惠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

欲修上中下善悉能受持其上善畧以虛懷為本不

通鑑九卷 十一
著為宗無相為曰涅槃為果其中善畧以治身為本
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畧以護養衆
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
申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晔告白晔投書太樂
令何昌昌曰約法師猶置督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
無謙卑豈敢進達晔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
皓法師勸速呈二月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
既至帝問曰從來師事何人答曰從無所從來無所
來師事亦尔昭明太子問大士何不論義答曰菩薩
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

晔况

復有何言帝曰何為真諦答曰息而不滅帝曰息而
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答
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答曰
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
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如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
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
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禮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
帝於壽光殿講金剛經聖師云大士能耳帝即召大
士大士對帝執拍板講經唱成四十九頌遂還雙林
至陳太建元年四月將示寂謂其徒曰此身甚可厭

惡衆苦所集要在護持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
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滅已不得移寢牀七日當
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既歸寂後
形躰如何曰山頂焚之問若不遂復何如曰勿用棺
歛但累甃為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
浮圖隨意安立又問諸佛滅度時皆說功德師之教
迹可得聞乎曰我後弟四天來為度汝等次補釋迦
故大品云有菩薩後堯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
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加趺而逝壽七十有三至七
日上人法猛果持織成弥勒像及九乳鐘來鎮龕所

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晉天福中錢王教塔取
靈骨十有六片皆紫金色并道具就府城南建龍華
寺塑像安置大士嘗著心王銘一篇其辭曰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名無相大有神力能滅千灾
成就萬德躰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
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滋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心王亦尔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
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
是佛是心心念念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
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

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躰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
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
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
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
于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
身心性妙用無能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
空無躰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
心性雖空能几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
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盡在身心
無為法寶皆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

非去來今

甲寅

東魏孝靜善見改天平

孝文之孫清河宣王
亶之子高歡迎立都

乙卯

洛遷鄴年十一即位
十七年壽二十八歲

改大同。惠約法師垂誠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帝輟

朝三日素服哭之葬誌公塔之左方嘗從約授戒者
四萬八千人皆服總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青牛垂
淚悲鳴及雙鶴繞塔哀唳弥月而去

丙辰

作皇基寺。陶弘景號山中宰相

丁巳

東魏安州孫敬德虔事觀音為賊橫引坐罪臨刑念
救苦觀音刀三斫不傷三換刀俱折有司以聞高歡

廿七

歡為表請免死敬德還家事像項有三痕今世謂高王徑出此也

戊午

李胤之得佛舍利遂大赦。東魏改元象。

東魏元象元年有使西域回至葱嶺見達磨隻履單已而西還門徒習壙禮之唯存隻履

巳未

東魏改興和

庚申

佛祖傳法偈按禹門太守楊衍之銘系記云東魏靜

佛祖傳法偈

帝興和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統六年梁武大同六年高僧雲啓往西域求法至龜茲國遇天竺三藏那連耶舍欲來東土傳法雲啓曰佛法未興且同止此

遂將梵本譯為華言雲啓去游印土那連親將至西魏值時多故乃入高齊以宣帝禮遇甚厚延居石窟寺以齊方受禪未暇翻譯別經乃將龜茲與之合所譯祖偈曰緣傳居士萬天懿乃殷勤扣問深悟玄旨遂將校勘昭玄沙門曇曜同天竺三藏吉迦夜所譯付法藏失於次序兼無偈識寫本進去魏朝證其差謬付法藏傳乃魏武真君年中崔浩冠謙之邪說毀滅佛法至文成帝和平中重興故缺梁簡文帝聞魏有本遣使劉玄運往彼傳寫歸建康流布江表唐貞元中金陵沙門惠炬將此祖偈往曹溪同西天勝持

通車九卷 十三
三藏重共參校并唐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集成寶
林傳光化中華嶽玄偉禪師集貞元以來出世宗師
機緣將此祖偈作其基緒編為聖胄集開平南嶽三
生藏惟勁頭陀又錄光化以後出世宗匠機緣亦以
祖偈為由集成續寶林傳宋景德中吳僧道原集傳
燈錄進于真宗勅翰林學士楊億工部直外李淮太
常丞王曙同議校勘具奏詔作序編入大藏頒行天
聖中附馬都尉李遵勗參石門聰禪師發明回緣聚
禪學僧列此祖偈世系事緣成廣燈錄上仁宗御製
序文勅入大藏流通建中靖國元年沙門惟白將此

祖偈以為標本成續燈錄進上云云他宗不知其原謂
七佛偈無譯寔聞淺識一至妄謬良可笑也

時隱士阮孝緒陳留人也家世仕宦父彥大尉從事
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十六丁家難終喪入
鍾山聽講久之母有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
人參躬入鍾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
息處果得人參藥成母疾得愈齊尚書令王晏來候
之緒惡其人穿籬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
鹿林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游世罕得而見之御
史之丞任昉欲訪焉而不敢進乃指鹿林謂其兄曰

其室則迹其人甚遠繇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末累召不赴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二何孝緒並得遂其高焉南平元襄謂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游取累吾弟獨執其志何也緒曰若庸庸盡可參取何以異乎騶驥哉鄱陽忠烈王其姊夫也歲時之饋一無所受與劉著作同年劉卒緒曰吾其幾何即辨後事數日而三壽五十八孝緒博極群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為學者所宗既卒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初漢劉歆著七畧齊王儉著七志孝緒普通四年著七錄前五曰內篇六曰佛法錄七曰仙道錄

謂之外篇劉歆七畧則以道家為諸子以神仙為方技王儉七志則先道而後佛孝緒七錄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

七錄內外圖書總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凡天下之遺書祕記盡於此矣內佛法錄經律論等五部凡五千四百卷至隋文帝仁壽間嘉則殿書凡三十七萬卷及唐開元中祕府以甲乙丙丁四部為次列經史集四庫并唐之學者所著之書共八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卷今唐書藝文志四部著錄者凡五萬二千一百卷不著錄者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卷共七萬九

通載九卷
千八百三十卷其間釋部特載僧俗二十五家所著之書凡三百九十五卷而已此古今書籍之數也

癸亥

東魏改武定

沙門尚圓為武陵王遣宮中鬼恠一稱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尔安靜○是年黃門侍郎顧野王玉篇成上自天監以來事佛長齋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

甲午

丙寅改中大同

丁卯改太清

己巳

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上殿拜訖帝神色自若使引向三公坐榻

梁武帝崩

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皇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見蕭公使人畏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及景自称大丞相而徵求無已帝憤之遂寢疾然齋戒不衰日夕念佛不絕於口獨皇子侍側五月丙辰大測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蜜未至而舉手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有六帝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右手文成武字幼嘗蹈空而行所居之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躡輒肅慄前後受命符瑞凡六十餘事及即位太極殿常有六龍各守一柱其神

奇異瑞自書契以來人君皆所未有幼而好學六藝
備間棊登逸品至於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
騎射並洞精微雖登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然
燭測光常至戌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
義注講疏等合二百餘卷黃序詔誥銘誅歲頌牋奏
諸文凡一百二十卷晚奉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
唯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不暇就食日才過中便
漱口而坐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惠諸經義記數百卷
聽覽餘暇即於重雲殿同泰寺講說名僧頓學四部
德衆常萬餘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

自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飲酒不取音樂非宗廟祭祀
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舉樂動於政事每冬月四
更竟即勅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
斷親親及所近俸愆犯多縱捨坐是政刑珥素每決
死罪常矜哀流涕然後可奏性方正為居小殿暗室
常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
巖窟焉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出南史

梁武
史贊

四

史官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
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不羈之度屬
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

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
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不可得而稱矣既懸白旗
之首方應皇天之眷而布澤施仁悅近來遠開湯湯
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學盛飾禮容鼓扇玄
風闡揚儒業介胃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區澤周遐
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
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斷雕為樸慕名好
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寐或日
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
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
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慈高
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
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

論曰魏鄭公論梁武帝可謂天下仁人之言也而
新唐史蕭瑀傳贊亦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
民厥終無大惡以浸微而已故餘祉及其後裔以
此驗鄭公之論益可詳矣然韓退之嘗曰梁武餓
死臺城蓋謂其屏嗜欲絕午後食至臨終齋戒不
衰在恣情豐美享用者視之近乎餓死耳猶孔子
稱伯夷於齊餓死首陽其微意乃所以成其美焉

月午

豈謂不得食而餓死哉凡謂得失成敗如魏鄭公之言乃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得不為萬世之公道哉

簡文綱改大安破臺城立帝大安二年景又廢之

右東魏十六年而高洋篡之

北齊姓高氏五

雷氏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後主北齊

高祖神武帝字賀六渾渤海蓟人

文襄帝澄字子惠高祖長子為梁

文宣帝洋字子進高祖次子承父相泣朝臣使受禪使中張亮謂孝靜曰五行

逆運有始有終願陛下遠法堯舜孝靜為

中山王洋惡過桀紂復鳩靜帝

西

沙門慧文禪師當齊高之世獨步河淮法門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閱中論教明論是龍樹所說

故遙稟焉是為台宗二祖北齊尊者九祖傳

侯景懷朔鎮人初仕高歡為將擁兵十萬專制河南十三州歡死降梁祖後反攻梁

元帝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父

而崩陵既臺城失守即位江陵復命陳霸先

僧破侯景又為詩四絕西魏進

西魏廢帝欽受帝太子字文泰立之雖在位

而制由泰帝不勝憤欲除之泰

辛未

辛未

竟遂廢帝立恭帝
即位二年不改号

世尊示滅一千五百年矣

承聖元年三歲真諦將歸天竺至廣州刺史歐陽頠
延之制止寺沙門東愷等請譯起信俱舍等論諦有
氣宇風神爽邁顏之子紇居別墅在河渚間諦每訪
紇以坐具敷水面跣趺其上飄然往還坐具略不濡
潤或不敷具即折荷葉而濟時好事多圖畫而奉祀之
荆山居士陸法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
禮及長出游語音巴楚容色異常以操行絕等為
梁湘東王所重即以閒散甚為諸公欽敬初侯景始

世

降法和知其必叛以語朱元英元英不了其意未久
景圍京城元英求策和曰取果宜待熟景遣將任約
擊湘東王法和就乞軍禦之對壘赤沙湖賊目風縱
火燒廬法和以白羽揮風風即返約軍大潰士卒求
約不獲法和曰洲際有水剎約在其下也可往擒之
果得約抱剎仰頭出鼻法和捨之謂王曰他日當得
力約後果立効法和所至江湖必立放生池切戒殺
生湘東王即位是為元帝以法和為郢州刺史始法和
和欲大舉定魏帝不許法和笑曰吾嘗不希釋梵天
王坐處豈窺人王位耶但於空王佛所與王有目緣

卅八

如不能用則奈業何帝敗歸齊齊宣帝喜其來封太尉賜甲第法乞為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行道禮佛燒香凝坐預期死日時至坐去尸縮三尺許題壁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逝代坐又曰二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指婁太后也人懼塗削之終不能去其神異如此

承聖二年北齊高帝詔僧稠禪師稠將啓行而峯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止稠至京師降蹕迎候命入宮授菩薩戒盡停五坊鷹犬及傷生之具禁境內屠殺稠留禁中四日出居外寺尋有旨罷講

席俾沙門盡習禪觀稠入諫帝以為弘通教理漸誘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及宣帝即位嘗謁稠稠牀坐不迎其徒有勸迎者稠曰昔賓頭盧尊者迎阿育王起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雖寔德與帝獲福耳俄以此被諧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稠已知之及帝入寺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恠問稠曰恐身血汚伽藍故遠來就刃耳帝懼然悔謝謂其臣楊遵曰朕不明幾妄黷聖師即奉之如故曰從容啓帝曰陛下前身羅刹也今好殺蓋餘習耳帝問何以知之稠請以盃貯水自呪之命帝臨觀果自形正

羅刹之狀仍有群羅隨之帝大驚自是絕葷終日坐
禪禮佛行道如旋風焉

甲戌 敬帝方智 字惠相小字法真元第九子元被西魏破

江陵殺之陳霸先殺王僧辨而立帝即位

以霸先為相進封陳王明年受禪帝十六歲終在位二年

西魏恭帝廓 言廢欽立帝泰卒其子亮襲相

乙亥 改紹泰

後梁 性蕭氏 雷氏曰 宣帝歸琮西魏附庸

宣帝登 字理孫蘭陵人武帝孫昭明太子統

八年改元大定壽四十四矣

甲

北齊勅二教角試天保六年九月下詔勅諸沙門與

道士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金陵道士陸修靜等

初為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頗盛而齊文帝復事

佛靜等忌之詣關請與釋子角法有旨令上統法師

尅日較勝負至期大集公卿脩靜等以術呪僧衣鉢

及宮殿梁柱皆舉震動諸僧相顧缺然無對於是萬

眾誼譁得以道流為勝修靜等雀躍魚視高自矜誇

以已為神仙輩也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今以小

術誘之耳帝頽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哉統曰方術

小技儒俗鄙之况出家人也既承天命令拒可令寂

通華大考
卅五
下座僧對之于時有法師曇顯不知何許人居下位
披酒昂兀而坐統令二人扶上高座登而笑曰向呪
衣柱而飛動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令取稠禪師衣
鉢置地使呪之靜徒併力作法逾時不能動帝勅取
衣一加十輩並不能舉顯即自取置諸梁上使呪梁
柱亦不能動顯又曰我先醉耳有所聞云沙門現一
我當現二果尔否靜曰然顯乃翹一足曰我正現一
請卿現二靜徒默無所為相顧慚縮失色獨修靜更
欲以頰舌勝之即曰尔佛自言為內內即小也以道
家為外外即大也顯應聲曰然則天子居九重之內

亦應小於百官耶靜氣咽無對羣臣皆呼萬歲忻躍
而罷顯風度弘曠趣向叵測後不知終帝親鑒感否
於十月乙卯朔日也是月丙辰文帝詔曰法門不二
真法在一求之正路寤泊為本祭酒道者中世假妄
俗人未悟乃有祇崇翹辯是味喪味虛宗既乖仁祀
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止無或遵風應道士自
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速碎能尔者並宜改
迷歸正詣昭玄上統剃度出家繇是齊境道流遂絕矣
杜弼字輔言中山曲陽人年十三進士甄琛問策下
筆如流王澄見所答歎曰王佐才也仕高歡甚見敬

使魏帝知弼深於佛理問經中佛性法性何異弼曰
正是一理帝曰說者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
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帝曰既言成
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成狹
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寬以非寬非狹故能寬能狹所
成雖異能成常一帝曰善奉使稱旨既還文襄問政
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而天下喜
罰一人而天下服二事得中自然盡善文襄悅曰言
雖不多於理甚要

丙子 改太平。右西魏二十五年

而禪于宇文周

後齊

叙曰元魏將季其祚亦崩肅宗孝明帝崇尚佛法胡
太后親臨國政一紀之內天下晏然及帝崩太后死
高歡誅賊尔朱榮於鄴燒洛陽宮室奉清河郡王立
于鄴凡一十七載扶翼魏朝至太清三年武帝崩歡
亦先殞世子澄襲相王位未幾而殂魏靜帝乃孫位
於高洋即歡之第三子也世族武川仍都鄴下神用
卓詭智愚涓兼十餘年間教法中興僧至二百餘万
寺院凡四萬餘所六主相承二十有八年為周所滅
齊書著作王劭述佛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尔妄言

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游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游神而已此之所言騁騁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異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曰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念達人則謹其身口修其定惠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徑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右梁五十七年禪

後周

字文氏王木德共五主都長安

雷氏曰

太祖閔明武宣靜帝後周五主

二十五年

叙曰周之執祖宇文覺者即魏大丞相泰之世子也泰卒高陽王為帝遷都長安號西魏凡一十八年廢帝更立齊王為帝四年而泰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為帝四年而殂乃立弟邕邕即周武帝也閱十餘年至建德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除廢釋氏毀寺院四萬餘所僧三百萬悉令還俗洎滅齊未幾改元宣政五月而殂太子贊立自稱天元皇帝大象二年五月崩太子衍立明年二月禪

位于隋周五主凡二十五年國除初宇文泰及大冢
宰字文護並崇重佛法與西域三歲十餘人宣譯經
論天文等凡百餘卷云

周太祖文皇帝

小字黑獺郡代武川人其先

子孫通居朔野有裔孫晉回作得玉璽三
細文曰皇帝璽回以為天授俗謂天文曰
字乃遂以國号字文并
以為姓後廢齊即位焉

孝閔帝覺

小字地羅尼文帝第二子泰卒帝
受魏恭帝禪不改年号王木德在

位二年

佛祖應代通載卷第九

